詩演義

四

七月

周公作是詩以訓成王欲其念先公之風化知衣食之艱難曰七月者取篇首二字名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八章皆賦也七月者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謂之斗建申以北斗之柄指於申也流火者心星為大火

田大夫又曰司穡其至而喜喜其治田早而用力齊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春日載陽載始也陽温和也倉庚黄鳥也女執懿筐國中之女執懿美之筐以采桑也微行者小逕也采

日于貉建子之月農功閒暇可以田狩而往取狐貉
也二之日其同建丑之月家戶同出以繼續武功也
其曰武功者功猶事也古人因田獵以習武事也言
私其豵獻豜于公豵爲一歲豕則小故私有之豜爲
三歲豕則大故獻于公勤以贍生忠以愛上豳俗之
厚如此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斯螽莎雞蟋蟀一物而異名也又曰絡緯曰促織以將寒而鳴乃勸女工故以名之也其始生而動股稍出而振羽散處而在野漸涼而在宇將寒而入牀下亦隨時而易處也言完室備寒在于九月而必自五月言之者以五月一陰生乃寒氣之始萌也爍石之暑不始于春暮而始于冬至一陽之生氷洒之寒不始於秋晚而始於夏至一陰之生故言寒氣自五月

嗟歎言之婦子賴我者也我既憂勤婦子有賴歲云莫矣可以入室而安處矣其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亦莫非民之情而上能言之其勸勉之意亦見矣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食鬱及薁鬱者棣屬陵氏云棣似郁李而小蓋果實也薁蘡薁也說文云草名蓋野草可為菜者亨葵及

荼采野生之苦菜也薪樗以樗乃惡木故伐之為薪也凡求菜果親庖厨皆婦人之事故曰食我農夫曰我者設為婦人之自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畊鋤為圃以種菜茹物成之後則築之使堅以為禾場禾稼者百穀之總名黍稷

重穋則穀之有四種也黍即粟也稷謂之穄 闕

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闕

肅霜初寒之時也滌場穀皆收藏而蕩滌其場也

酒兩尊曰朋酒羊之小而肥嫩曰羔羊躋升也言升國君之堂舉兕觥之酒所以致敬於上也萬壽

公猶未釋既踰二年因雷風之變而成王啟金縢之
匱見周公冊書願以身代武王死王乃大悟方知三
叔之言為誣謗遂自迎周公以歸然後東征以討武
庚及三叔觀金縢之書知鴟鴞之詩為周公親作無
疑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四章皆比也而此章首言慮患之意鴟鴞惡鳥以比
武庚管蔡言我者周公以比自己言室者以比王室

也當公遭謗之時避居東都管蔡包藏禍心欲危王室而成王惑於其言公於此時憂慮之至然非憂慮其一身也慮王室之不靖也慮天下之未寧也故為此詩以貽王庶王之感悟其託為鳥言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子而食之矣毋再毀我之室也我之於子恩愛之至勤勞之甚所以鬻養乎子者良可憐閔若巢室之毀尚何望哉慮患之至而形之辭者如是其切聖人之情見矣斯語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

予

此章言豫防之意其為巢者以備風雨也故及天未陰雨之時取桑根之皮以纏綿巢之牖户使之完固令爾在下之民有敢侮予者乎下民亦叱管蔡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家

此章言勞苦之意拮据手口並作也捋荼者捋取萑

茁之屬以藉巢也蓄者積也租者聚也積聚草木以成巢也卒瘏盡病也其勞苦如此葢曰家室之未就況能鬻子乎武王之存周公之宣力固多武王既殁成王尚幼周公身任天下之重其勤勞王家何異鳥之營巢哉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此章言危懼之意羽之譙譙則脱而殺矣尾之翛翛

則勞而敝矣室之翹翹則又高而且危也風雨之漂搖則危而欲墮也予維音嘵嘵則哀鳴可憐而莫有救之者也公之去位天子孤立王室將危天下將變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其辭之哀如此而王心猶未悟則知公之心閔公之誠惟天而已矣風雷之變升感應之自然者乎

東山

舊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

是詩也　按此序得之其曰大夫作亦或然也傳以為周公自作則未見其實又按書金縢言周公因流言避居東都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然後東征討管蔡其首尾又三年也傳於東山不言避居東都葢朱子初以居東二年即東征後又言其不然而傳於鴟鴞東山二篇之中未及添改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户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以町畽飛虫町畽鹿場熠燿宵行町畽者舍傍隙地無人在舍故鹿以為場也宵行亦虫名夜行喉下有光故以名之熠燿言其光也不可畏也言豈不可畏也伊可懷也言不能不思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東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見于令三年言不見此苦瓜已三年矣傷去家之久
見土物而喜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言軍士未娶者歸娶而喜也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言仲春暄和倉庚飛而羽鮮明因之起興以言昏姻
之樂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之子指女子之嫁者而

言于歸歸于夫家也其馬有黃白而曰皇者有騂白而曰駁者言從衛之盛也騂赤馬而黑尾此曰騂白乃赤而無白也親結其縭九十其儀縭帨巾也女嫁而母成之為之施衿結帨而資裝之多或九或十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作詩者有以曲盡人情矣男女人之大欲而死亡人之大惡也令東征而歸得免其所惡而遂其所欲上之人知其情故因其所欲言而不能者乃代之言焉葢說以使民者如是矣

方銎曰斨銎者斧之孔以受柄者也斧斨破缺者聖
人之兵未至於多殺而血刃之甚也葢但言軍士之
久役而勞苦耳四國是皇言周公之征唯欲安靖四
方之國非為暴者耳皇荀子注云正也言欲使四方
皆歸於正也舊序以四國為管蔡商奄誤矣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言公之哀我民其德惠甚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

錡鑿屬亦軍中所用者吪化也言欲四方皆化惡為善也亦孔之嘉言公之哀我民者意甚嘉美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銶亦鑿屬或曰獨頭斧也遒斂而固之也說文迫也楚辭云遒白露而為霜此葢欲四國速就於善之意亦孔之休亦言意甚美也

伐柯

傳曰此詩以比東人欲見周公之難也今詳詩意疑為歸士新昏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二章皆比東征之士歸而新昏喜而賦是詩以伐柯為比葢曰欲修斧柄者若之何而成乎非以斧修之而取則於手中之柄則不可成也欲取妻者若之何而諧乎非媒妁善言而通二家之意則不可諧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前章言匪斧不克未見取則之意此言取則不遠比昏之不可無媒所以藉之者甚切也之子指妻而言也既見妻之至於是列籩豆以宴樂葢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乃昏禮之常也籩者竹為之以盛果實豆者木為之以盛餚食踐者成行列也妻之既見宴之禮盛皆自喜之辭也

九罭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故作此詩　今按居

以為喜故以興得見周公而喜也之子謂周公也伐柯以之子為婦人此以為周公者古人語質如六君子或以稱王者或婦人稱夫尊卑不嫌同辭也袞衣繡裳上公九章之服也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彞虎蜼也五者皆繪之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四者皆繡之於裳天子之龍一身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遇變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審於進退從容有常由仁義而無可疵是之謂德音不瑕也

鼓簧承者奉也筐者竹器所以盛幣帛將者奉而進之也夫禮樂相須樂以致和禮以示敬故娛之以樂必將之以禮敬者禮之本幣帛者禮之文也以幣帛為禮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而敬因以見矣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者大道也主之敬賓也豈徒敬之乎將以諮諏善道也賓之愛主也豈徒愛之乎故當告之以善道也當旅酬之時極言論之美燦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情以交孚主必以忠告

以為已之善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篠蔓生澤中湛者樂之久也燕樂嘉賓之心言非止養其體娛其外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葢禮樂之不備恭敬之無實則賢者有不屑何以聞善道而成其德者哉故雖有君臣之分而必通上下之情以賓相待讓

恭忘勢得其懽心賢者樂留然後上下交孚而治道可成也

四牡

舊序曰勞使臣之來也國語曰彰使臣之勤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前一章賦也四牡騑騑使臣所乘四馬皆牡而非牝可見其車馬之美也周道倭遲言大路之回遠也王事靡盬言王事未完也盬者堅固以事未完故謂之

嘽嘽駱馬言馬之白身黑鬣者嘽嘽然衆盛也不遑啓處言王事當勤不暇於跪而坐安而處啓訓跪者古人席地而坐皆兩膝跪也跪亦作跽啓與跽音同疑亦通用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與下章皆興也鵻鵓鳩也苞栩叢生之栩也栩者栗屬其實謂之皂斗其殼殼可生食者也通志又云柞木也使臣在道見鳩飛而上或集于叢生之栩因

以起興言我之勞於王事不得歸而養父將者養也
忠孝難兩盡能忠於王事則孝亦無愧若涖官不敬
則在家供養亦非孝矣不遑將父作詩者體使臣之
情言之耳而使之心宣然乎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大木也孔叢子曰杞梓連抱舊注以為枸檵乃小
木非是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此賦也四馬皆駱而駕之以馳驟言行之疾也將母

來諗諗告也以養母之情來告於上也

皇皇者華

舊序曰君遣使臣也　傳曰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

德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唯恐無以副君之意故先

王遣使臣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懐葢亦因

以為戒然其詞婉而不迫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懐靡及

載驅行之不息也周者所歷之遍諏謀度詢名異義同必咨於周唯恐有缺是乃使臣之大務前之所謂每懷靡及者以是爾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者馬之蒼艾色也六轡用絲而又曰如絲者如一絲之柔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若亦言轡之光澤也咨度者量度事之可否也知

興利除害之類必度其可否乃以上聞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駰者馬之陰白雜黑毛也均者轡之調適也

常棣

舊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是詩國語以

為周文公亦其明驗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白棣也謂之王李華鄂相承甚力子如李

死於原隰之間而積屍裒聚也兄弟求矣言他人莫之恤唯兄弟能求其屍以之歸而葬之也於是時也乃見同氣之親為所當厚彼視兄弟如讐仇親其所疎而疎其所親者亦獨何哉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脊令亦作鶺鴒又名鶅渠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言當急難之時唯兄弟能相救助雖有良朋交情之厚或有不及也況者發語辭永歎

者長歎息也徒長歎息不能救助也朋友人倫之一以義言之急難亦所當救豈容坐視但言兄弟之情尤切故謂朋友不如兄弟耳我之所施者疎其所親親其所疎固不可也若兄弟之親既舉而朋友之義亦敦斯得之矣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此下五章皆賦也鬩于墻言鬬狠於家內也外禦其侮言外人侵侮則兄弟雖相怨亦必相助不至反助

外人也烝也無戎烝發語辭戎助也言良朋雖厚善

而外人侵侮亦無有能相助者也夫以兄弟而鬩狠

乃常人而非賢者也然外人侵侮猶能共禦之於以

見仁義之心不容於泯也若厚善之朋見其受侮不

能救助則亦面朋爾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當急難之時獨賴兄弟之力不得朋友之助及安寧

之日每飲食燕樂又薄於兄弟而厚於友生矣此章

益深責待兄弟之薄者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儐爾籩豆謂陳設其籩豆也飲酒之飫謂飲而至於厭飫也兄弟既具無不在也和樂且孺歡樂之至如孺子之愛慕父母也此章又勉人兄弟之當厚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翕者合聚也湛與耽同言樂之久也言妻子和合則如鼓瑟琴歡欣無間兄弟之和合亦當如妻子然奚

可待兄弟不如妻子乎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子孫也是究是圖言當究度而圖謀之也亶其然乎為此言者豈不信然乎夫有婦則宜其室婦有夫則宜其家妻帑之樂葢如是而兄弟之當和可以不如妻帑哉試以是而究之圖之則妻帑之與兄弟孰重孰輕孰厚孰薄毋偏於愛乃理之宜篇末二章又言不可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也

伐木

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生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三章皆興也伐木與鳥鳴無相關特取其聲之相應也自幽谷而遷喬木者鳥當氷雪之時則隱伏愁慘至遷喬之時則和鳴歡悅故以起興也鳥集于木嚶

我弗顧於粲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許許亦伐木聲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肥羜未成羊也速諸父請名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言寧使彼有故而不來無使其恠我弗顧念之也於粲灑埽歎息言我之庭宇鮮明由能灑埽之也陳饋八簋言陳列饋食至于八簋見饌之盛也肥牡牡羊之肥者諸舅朋友之異

天保

舊序曰下報上也　傳曰君燕其臣而臣之受賜者歌舞詩以答其君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六章皆賦也天保定爾言天之保定君上也稱君曰爾者古人尚質其貴賤多同辭後世彌文尊卑乃異稱也亦孔之固言保之者甚堅固也單厚者諸福之

集盡厚而不薄也何福不除言福之集者除舊而生新也曰單厚曰多益又曰莫不庶臣之祝願其君無它也唯多福一事而累言之爾下章亦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穀言有福祥而又有祿也祿而謂之百祿言得祿之多遐福而又曰日不足言福之久速其來無間斷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山阜岡陵言福之多積也川之方至言福之無間而又益加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前三章極言福之盛大衆多至此及下章又言所以致福之由也其致福者德而已而此言祭祀者孝

之大也孝之大者德之首也吉蠲爲饎吉者諏日擇士也乃命卜筮所以諏日受命澤宮所以擇士蠲者齊戒具脩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所以齊戒視牲視宰滌濯以具脩饎者酒食也五齊三酒則酒無不備薦腥薦熟則食無不共孝享言是乃孝子享獻之禮也春祭曰祠祠者辭也春物方生未可以用主於以辭告神也夏祭曰禴禴者薄物夏物稍成禴祭爲宜也秋祭曰嘗嘗者薦新也物成而主於薦新也冬祭

君德之要在於事神治民而已上章言事神矣故此
章又言治民也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弔至也詒遺也
言神之至則遺爾以福蓋誠敬之至則神格神之既
格則福降福之降者乃誠敬之效也治民者在於以
德化民也故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化民之道使其
易澆詭之俗返淳朴之風是之謂質也民之能質則
日用飲食而不思分外如堯之民但知作息畊鑿而
已此熙熙皥皥之民所以異於膠膠擾擾之習也夫

民俗之善吾君之所化也而其皆歸於善則吾君之
德益彰矣故又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是則民之則
而象之者乃所以助其為德也夫幽明無二理神人
同一心幽而感神則福無不集明而感人則德無不
著君之感神人也奚有出於此心之外哉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
此章取譬非一皆以見福之盛大而悠久也恒者月

前四章皆興也薇有二一曰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一曰乃山中之菜莖葉皆如小豆而蔓生味如小豆藿可作美即野豌豆之苗也以今觀之似蕨者苦不可食以豆葉者為是也作生出也止語辭也歲亦莫止蓋方采薇時預言歸期當在歲莫也靡室靡家言久戍于外離其室家也不遑啟居言不暇跪坐而安居也玁狁者周時北狄之號即漢之匈奴也再言玁狁之故見其强盛可憂也其去家之遠也以是其

勤勞之甚也亦以是君遣戍役而設為戍役之自言
蓋君能憂士卒之憂則士卒亦憂君之憂矣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者言薇之始生柔嫩可食也烈烈言憂思之甚如
日氣之烈也載飢載渴以心之煩悶比飢渴也我戍
未定靡使歸聘未定者或在此或在彼也歸聘者歸
問家之消息也我身無定處家人不知無人可歸問

我不知家人心之懸懸音問兩絶上能知下之情者
如是人心孰不感奮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剛者薇已盛也陽者十月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謂
之陽月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言我之憂至於甚病
以久役而不得來歸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

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見常棣之華鄂相承因起與言君子之車甚衆盛君子以位言葢指將帥也路者戎車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言維將帥是從豈敢以為勞而思暇逸乎庶幾一月之中至於三戰三捷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此與卒章皆賦也騤騤壯健也腓隨動也葢腓為足

肚足動則腓亦動矣言戎車者將帥所依乘而士卒隨之猶腓之隨足而動也象弭魚服以象牙為弓弰而魚皮為弓鞬矢服也魚者獸名東海有之似猪而背有班文腹下純青其肉雖乾每海水將潮及天陰則毛皆起雖千里之外可知潮候也豈不日戒乃臨事而懼也玁狁孔棘敵患甚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言戍滿囘歸也昔我之去則楊柳依依離其親屬
心固悲也今我之歸道遇雪寒心亦悲也其往其歸
飢渴不免心之傷悲孰知之乎上之遣戍役閔其勤
勞叙其情思非不知其心之哀也但設為戍卒之士
言故曰莫之知耳
出車
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名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六章皆賦也勞將帥之還而曰天子者蓋朝之大夫為帥也其曰我者亦為將帥之自言也言初行之時出車郊外乃天子之命不敢違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蓋將帥命其從人使之夙駕也維其棘矣言急也無事之時君言不宿于家亦不可緩也況多難之時乎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首章言將帥先出車急趨君命也此章言軍士畢集見軍容之盛也郊在牧內郊近而牧遠將帥之車在前所以率先衆軍也龜蛇曰旐縣鄙所建龜有甲象其捍難蛇見人避之象其遠害也旄者以旄牛尾結之而著於竿頭如令之幢也又旄頭騎名作先驅又昴星曰旄頭胡星也建旄以象之鳥隼曰旟州里所建以革而畫鳥隼於縿隼急疾故象之以進士衆也此陳設者旐彼建立者旄又言在彼者旟在此者旐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黍稷方華而未結實乃盛暑時也既雨雪而凍釋為泥塗則盛寒矣來思之思語辭也經歷寒暑不得休暇豈不思歸乎但畏此簡書恐遭罪責是以不敢歸爾簡書者以木版書文方行則檄文相迫擅歸則移文加罪皆可畏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盛暑盛寒慘酷之象也春日暄和懽愉之時也故於寒暑言征行之苦於暄和言戰勝之樂春日則遲遲而暄妍卉木則萋萋而發舒倉庚則喈喈而和鳴采蘩則祁祁而衆多於斯時也戰勝而歸執其所獲之醜虜訊其侵害之罪狀其懽欣之情為何如哉葢以南仲有赫赫之威名是以强狄終於平定也西戎言薄伐畧震懼之也玁狁于夷言必使之降伏也

杕杜

已盡十月之初陽即生一日長一線積之踰月陽一乃成而卦為復故十月嫌於無陽謂之陽月也女心傷悲者十月當歸而猶未得歸望之不至是以悲也征夫遑止遑者暇也止語辭也言以未暇故不得歸暇即歸矣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其葉萋萋然而盛春夏之時也又言卉木萋止則葉

之已哀矣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杞者山菜也采之亦在春暮夏初憂我父母設為征夫之自言也檀車木之堅者令則幝幝而敝矣四牡馬之壯者令則痯痯而病矣二者皆言其在外之久也征夫不遠言歸而近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之艱危室家之憂思所以感人心而風以義者葢如

是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辭其曰無辭者非本有而亡之葢

但有其聲如禮記投壺所傳魯鼓薛鼓及今人笛譜

之類故無詩歌之辭也其名篇之義未詳白華以下

五篇亦然

白華

笙詩也

華黍

笙詩也

魚麗

燕饗通用之樂歌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賦也麗音離歷也又音利附也罶者為笱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鱨者黃頰魚也燕頷魚身形厚而長

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謂之鮀形狹而長常張口吹沙君子指主人也賓稱酒之美且多豈誠以飲食為悅哉主人敬賓賓美主人主人亦在於禮爾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魴鯿魚也鱧鯇魚也爾雅翼云魚圓而長有七班點象北斗夜則仰首向北而拱有自然之禮故曰鱧本草注一名鮦魚令黒鯉魚也按鱧之釋名各異姑皆存之它物名異者倣此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鮎也鮎腹平著地故得鰋之名說文鯉鱣也本草云鯉三十六鱗魚之貴者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此三章意相足者也物患不能多而既多矣多患不能嘉而既嘉矣嘉患不能旨而既旨矣嘉者物之美也旨者味之美也旨患不能偕而既偕矣偕患不能

有而既有矣偕者物物皆美也有者皆美而無一之或缺也有患不能時而既時矣時者物之當時也

由庚

笙詩也

南有嘉魚

燕饗通用之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四章皆興也此詩類於賦而曰興者因薦嘉魚而起

興以見主之敬賓也嘉魚者鯉質而鱒鯽肌出沔南之丙穴惟南有之非北方所產故曰南有嘉魚烝者發語辭罩者以篧取魚葢編細竹為之曰罩罩者非一之辭也嘉賓式燕以樂樂者樂也常人之樂樂乎飲食君子之樂樂其有禮謂之嘉賓固異於常人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汕魚之得所而樂也衎亦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以甘瓠纍樛木起興言主人設燕則嘉賓樂而安之

綏者安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以鵻來起興言燕而又燕禮意殷勤益厚而不薄也

思語辭

南山有臺

燕饗通用之樂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五章皆興也臺夫須一曰莎草萊草名葉香可食
只之言是也人君得是有德君子使我國家致太平
之盛得萬壽之福所以樂之也道達上人尊賓之意
如此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

杞樹如樗一名狗骨是有德君子且為民之父母稱

頌曷有止乎已止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止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

德音是茂

栲山樗杻檍也眉壽秀眉也遐遠也遠不眉壽言

其近眉壽也茂盛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

保艾爾後

枸枳枸樹高大如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亦曰苦楸黃黃髮老人髮白復黃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

由儀

笙詩也

蓼蕭

泥泥露濕也孔燕豈弟甚安而樂易也宜兄宜弟美其和於兄弟亦因以戒之也令德壽豈保其有美德故壽而且樂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鞗革轡首皮下垂者冲冲垂皃鈴在軾上曰和在馬銜鐵之上曰鸞雝雝聲也

湛露

朝饗之

三章皆賦也晉文侯有功於平王王賚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者朱漆也盧者黑漆也彤弓貴於盧弓故此詩獨以彤弓言之弨者弛弦而弓反也受言藏之謂弓人新造弓成以獻於王王受而藏之以待有功者不敢輕予人也我有嘉賓我者親之之辭嘉賓者尊之之辭中心貺之言中心實欲予之非迫於不得已也鍾鼓既設言待以盛禮則有盛

樂鍾鼓樂器之大者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功臣來
朝以獻其功即燕之賜之報功之速不至遷延敬之
至也夫天子之賴於方伯連帥有如藩垣所以捍外
而衛内者也其敵王所愾奏捷獻俘王之嘉美其功
優加賞賚所以激勸羣臣者在是所以感悅人心者
在是賢王之懐諸侯何其至哉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
朝右之

載者如曰車載曰載書皆承之也言受弓而載之府庫也喜之者喜其賢而有功也右之者尊崇其功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醻之

櫜謂韜藏之也醻者如飲酒而有醻爵也燕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以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諸侯有功必賞賚之如飲而醻答也

菁菁者莪

燕賔客之詩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四章皆興也菁菁草之茂盛也莪者莪蒿也生田澤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莖可生食頗似蔞蒿一曰莪即蘩也始生為莪長大為蒿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又曲阜曰阿君子指賔客也樂且有儀言其人樂易且有威儀也一曰樂者主人樂之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中沚沚中也小渚曰沚言可以止息其上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中陵陵中也亦大阜而高峻者錫我百朋言見君子而喜如獲重貨也古者以龜貝為貨兩龜為朋五貝亦為朋百朋言所得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因見楊木之舟沈浮無定故以起興言未見君子則心如飢渴不能自已今既見之則豁然以喜心始定

息故曰我心則休傳以此章為比疑只興也

六月

舊序曰宣王北伐也傳曰厲王之時玁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故歌以美之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六章皆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周之建子為正月則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物比合四馬而力之强弱均齊也四驪者四馬皆黑色也凡吉事毛馬而頒之凡戎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令四馬强壯既均又能同色見馬之多矣閑之維則言車馬閑習合於法則又見訓練之有素矣既成我服詩作於朝廷而設為軍士之自言故曰我服也于三十里古者出師日行三十

事也共武之服言軍伍整肅所以共武事而不敢驕怠也以定王國將帥嚴明軍士用命故戎狄畏服而

國家平定矣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斾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茹度也言玁狁不自量度乃敢侵侮中國也整居言其整然以居不畏避也焦也穫也鎬也方也涇陽也皆玁狁所歴之地名鎬乃千里之鎬非鎬京方即朔

戎車既安言兵車皆堅固可以安行而無傾仆之患也如輕如軒輕者車之覆而前也軒者車之却而後也觀車之法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調適也佶馬壯健也閑馬調習也車善馬良玁狁自畏避至于大原不出疆境非將之得人安能若是故美之於終文武吉甫言其兼文武之才也文以附衆武以威敵萬邦嚮慕以為法則周室中興由輔佐之賢也

熟之也鱠鯉生而細切之以為膾也但言二物饌之豐厚可知矣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侯者維也言與燕者非唯介冑之夫而併及孝友之士蓋功成而燕文武具在凡有征伐賢者獻謀勇者効力而孝友之行所以化強暴之習尤大臣所當重比吉甫所以兼資文武而為憲萬邦也

采芑

舊序云宣王南征也傳曰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卒習熟而行有紀律乃可取勝也逵止將帥所以統
率士衆也四騏四馬皆蒼艾色也翼翼馬調習而順
序也路車有奭言戎路奭然而赤色也簟茀魚服簟
者竹席茀者車之蔽魚者獸名服者弓衣以竹席為
車蔽以獸皮為弓衣言車上裝束之美也鉤膺馬婁
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樊者馬大帶纓者鞅也鞗
革御者所執以絲曰轡以革曰鞗此又言馬上裝束
之美也觀是詩三句换韻又為一體史記載秦碑亦

三句換韻益倣此為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中鄉謂民居之間其田尤肥美約軝以皮約束其車轂也錯衡錯者文也衡者車軛也謂轅端橫木駕四馬者有以文飾之也八鸞者鈴在鑣曰鸞馬口兩傍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之和也命服者赤芾葱珩

乃三命之服也葱珩者佩首横玉曰珩其玉蒼色如
葱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
鴥彼飛隼鴥飛之疾也隼即鷂也以其擊鳥必中而
有準故謂之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言隼飛至天亦
有時而集止以興師之奮揚戰勝而還也兵以鼓進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蠻荊即楚也楚之先出自高陽自夏商以來世世强盛雄於江漢之間王道衰而先叛明王興而後至以武丁之賢猶不臣服至于用師矧宣王承衰亂之後其敢與天子為讐亦勢然也方叔宣王之舊臣故云元老克壯其猶言其年雖老而謀則壯也執訊獲醜

葢戰勝而以所執獲訊問其罪也嘽嘽焞焞衆而且盛也如霆如雷威之可畏也蠻荆來威葢方叔以元老嘗與北伐威名久著故蠻荆雖强而不容不服也

車攻

舊序曰宣王復古也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八章皆賦也傳謂當合八章為四章亦宜也我車既攻車新造而堅緻也我馬既同馬多而選擇均齊也傳曰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為田獵而行言馬之既同則足固齊然又曰四牡龐龐則力亦可齊矣又曰四黃既駕則色亦可齊矣龐龐者馬之充實也徂東往洛邑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既好即車之既攻也孔阜即馬之既同也甫草甫田

也地多茂草獸之所聚故往狩於此或曰淫于原獸聖人所戒而宣王狩于東都詩人美之何也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暴君之淫于原獸者人欲也賢君之因時講武者天理也古之聖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豈不曰兵凶戰危無事而興則駭民之視聽寓軍政於田獵則嚴其部伍慎其進退旌旗為目鉦鼓為耳號令必明賞罰必信以逐獸之法為逐敵之法以擒獸之能為擒敵之能閱歷既多膽氣益壯一旦遇戰

班馬之聲是也悠悠旆旌見旆旌之去而飛揚也徒
御不驚喜士衆之無所傷損也而遇逸材之獸或至
傷人言不驚則無所傷矣大庖不盈大庖者君之庖
也田者一為乾豆以供祭祀二為賓客以待燕享三
為充君之庖以給王之日膳是則田之獲禽固非徒
以奉一人而已況獵較則諸侯大夫士庶無不徧及
宜從行者美王之德而以為大庖不盈豈非禮義之
達于蒐狩者如是乎

鴻鴈

舊序云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前二章興也鴻鴈離鄉土而飛者故因見其飛而起興肅肅者言其飛成行而不亂也之子指流民而言也傳以為流民自相謂亦或時之賢者喜流民之歸

也其究安宅究終也言今雖劬勞而終獲安居亦勸
勉之意
鴻雁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
我宣驕
比也言鴻雁與前二章同而此以為比者以其民之
自歌有類於雁之哀鳴也嗸嗸衆口俱鳴之狀即民
之築室而歌以紓其憂苦爾哲人之知我者謂我為
劬勞而歌也愚人之不知我者謂我宣驕焉然其歌

者非謂歌此詩也葢小民羣聚爲鄙俗之歌而不成文理者乃其常態是之謂民謠者也

庭燎

傳曰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三章皆賦也庭燎者大燭也周官司烜氏掌之以物百枚或木或葦幷而束之纏之以布灌之以油樹之門内以照人衆禮注云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

伯子男三十故齊桓庭燎之百為僭矣王問夜如何哉答之曰夜未央央者中也庭燎有光輝諸侯之朝者至聞其鸞聲將將然矣王之不安於寢者如此則其能敬禮羣臣無逸欲之私可見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未艾更將闌而天未明之時也晣晣小明也噦噦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言水之趨海如諸侯之朝宗于天子也鴥彼飛隼鴥者鴥然而疾飛也載飛載止言其有時而飛有時而止也以水流隼飛起興言亂之作也謀之兄弟謀之邦人謀之諸友莫有能念亂者將若之何哉禍亂起於細微而其甚大也憂及於父母矣誰無父母乎思患豫防則親可以安憂及父母則罪在於子可不慮乎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

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其流湯湯水流之盛也載飛載揚鳥飛之不止也以

此興憂思之無已不蹟者不循禮法之人也禍亂之

作常由於小人而貽君子之憂故起而彷徨不忘於

心弭者止也憂之不止思所以靖亂而未得其道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

隼飛而循于中陵益求安息之地也民為訛偽之言

將以致亂寧可不豫思懲戒乎敬者怨之反也怨之

則讒言興起而亂將作能敬則讒言雖興而不行亂

自止矣

鶴鳴

此陳善納誨之詞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擇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二章皆比也鶴長喙長頸朱頂青脚素翼異頭尾黑其

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故雖一長亦當取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一名楮惡木也此章與上章意同

詩演義卷十